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貢生臣李憲喬

慈湖詩傳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慈湖詩傳二十卷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録是書原本二十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及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尚載其名而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海内藏書咸

集

秘府而是書之目闕焉則彝尊所說爲可信葢竑之所錄皆據史志所載類多虛列虞稷徵刻書目亦多未見原書固不足盡據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裒輯成編仍勒爲二十卷又從慈湖遺書內補錄自序一篇總論四條而以攻媿集所載樓鑰與簡論詩解書一通附于卷首其他論辨若干條各附本解之下以資考証至其總論列國雅頌之篇永樂大典此

卷適缺無從採録其公劉以下詩十六篇則永樂大典不載其傳豈亦如吕祖謙之讀詩記獨闕公劉以下諸篇抑在明初即已殘缺耶是書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明而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為出自衛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論如謂左傳不可據謂爾雅亦多誤謂陸徳明多好異音謂鄭康成不善屬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學之釋淇澳為多牽合

而詆子夏為小人儒蓋簡之學出陸九淵故高明之過至於放言自恣無所畏避其他箋釋文義如以聊樂我員之員為姓以六駁為赤駁之訛以天子葵之之葵有向日之義間有附會穿鑿然其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雅釋文以及史傳之音注無不悉蒐其訂正訓詁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

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謂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非其所作易傳以禪詁經者比也昔吳棫作詩補音十卷又別為韻補五卷韻補明人有刻本其書採摭詩騷以下及歐陽修蘇軾蘇轍之作頗為雜濫補音久佚惟此書所引尚存十之六七然往往以漢魏以下之韻牽合古音其病與韻補相等朱子語類謂才老補音亦有推不去者蓋即指此類顧炎

武亦嘗作韻補正一書以糾其失考古音者固未可全以爲準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慈湖詩傳自序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

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為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為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本心也鄘柏舟之矢死靡它本

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迨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茍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為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

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
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
色可也相與羣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為哀為樂
為喜為怒為怨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
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
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
獨曰周南名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
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嘗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間取焉

總論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無邪之心人

皆有之而不自知起不知其所自用不知其所以終不知其所歸此思與天地同變化此思與日月同運行故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禮本于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又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一旨也今所謂毛詩序者是奚知此旨求諸詩而無說故委曲遷就意度穿鑿殊可歎笑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關雎之音也非言關雎之

詩也為序者不得其說而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今取關雎之詩讀之殊無哀窈窕無傷善之心之意樛木之逮下意指君子而序言后妃桃夭言昏姻之正序者必推本諸后妃之不妒忌鵲巢之詩初無國君積行累功之意而序言國君積行累功甚者至於何彼襛矣之詩初無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之情而序推而詳言之盖為序者不知孔子所

删之旨亡矣毛氏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而史氏亦言衛宏作序自子夏不得其門而入而況毛萇衛宏之徒歟詩之有序如日月之有雲如鑑之有塵學者愈面牆矣

觀詩者既釋訓詁即詠歌之自足以興起良心雖不省其何世何人所作而已剖破正面之牆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是天人一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天即文王文王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即天也其進退升降之間一而已矣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文王不大聲以色故曰穆穆緝者緝理於思為細微之間熙有理順之義進德之實非思也非為也惟可以言敬敬非思為也惟可以言止止非思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不屬於思為所謂不識不知者此也安汝止者此也文王之所謂緝熙者緝熙此也惟不動乎意不屬乎思為故聲音不大形色亦不大而見為穆穆也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者往往疑三百篇當有深義聖人所謂無邪者必非常情所謂無邪是

不然聖言坦夷無勞穿鑿無邪者無邪而已矣正而已矣無越乎常情所云也但未明乎本心者不知此不信此知此信此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正而無邪有善而無惡有誠慤而無詐偽有純而無雜有一而無二三復周南召南必不面牆以興以觀以羣以怨無非正用不勞勉強不假操持油然自知所至皆妙人知徐行後長之心即堯舜之心則知之矣知乍見孺子將入井皆

有怵惕惻隠之心即仁者之心則知之矣此心人所自有故三百篇或出於賤夫婦人所為聖人取焉取其良心之所發也至於千百載之下取而誦之猶足以興起也故曰興於詩按序文一篇總論三篇俱從慈湖遺書補録

附録樓鑰荅楊簡論詩解書

蒙示教詩解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一遂請益於門下若夫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雖載之

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過於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於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禮文王以服事殷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概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為足而欲人之言其亦不能自已欲效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辨論以歸至當非恃相與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按此書從樓鑰攻媿集採録

慈湖詩傳卷一

宋 楊簡 撰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是詩后妃思得貞靜之淑女以事君子求之之切至

於寤寐不忘猗與至哉此誠確無僞之心不忌不妒之心即道心即天地之心鬼神之心百聖之心睢鳩關關貞静之音居河洲尤見貞静氣象淑女之貞静窈窕似之逑求也窈窕淑令之女君子之所好求好求夫貞静之女非好夫淫麗之色此無邪之心民勞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為民逑謂副民之所求或曰好仇仇匹也義亦通貞静之女君子之所好尤為賢后妃之所好蓋求淑女以事君子后妃之職也故后妃

思念淑女之德如雎鳩之貞靜又思亦君子之所好又思采荇供祭之時參差在水淑女相與左右比肩共取於流水之中寤寐思求淑女不可得至於寤寐思服於心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誠切如是詎有毫髮忌妒之意介其間乎思以琴瑟友之又思以鐘鼓樂之油然純誠之心玆非道心歟玆非即天地之心與玆非即天地之變化歟玆豈不知道者所能測識其萬分之一為周南召南者必心通乎此而後為不面

牆學者面牆比比而是雖明告之不省也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三百篇思無邪之言世之所知思無邪之實世所未知如其未知但誦詠二南之詩自然道心興起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孔疏引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遂謂篇名皆作者所自名然詩人或有感動斐然而作忽然而忘他日采詩者取之則其名未必本有他人加之亦未可知也孔子不作詩序旨在於詩無序

可也關雎一詩而齊魯韓毛異義毛以為美齊魯韓咸以為刺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令內傾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然周公之時康王猶未立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其義是也而又曰哀

窈窕無傷善之心則差失詩旨本詩初無此情乃不
悟孔子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言乃言其音不
言其詩致此差誤毛詩傳曰寤覺寐寢也鄉飲酒禮
鄉射禮燕禮皆用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蘩采蘋則關雎非刺詩甚明矧其辭旨情狀亦甚著
平心静誦久當自明推世殁德則關雎太姒之詩也
非太姒作則武王周公述太姒之情狀而為之若太
姒本無此情武王周公自以意為之則偽辭也何以風

動天下而毛詩序不明言太姒何也自邶而下情狀不白者猶或强為之辭奚獨於二南而不然深念夫二南用於鄉樂用於邦國周公必以經意又孔子屢以啓伯魚啓門人又屢言關雎門弟子宜有所問而此通言后妃之德餘篇畧同當是孔子之所誨告不欲明言所作之人以支離人心欲後世誦詠三百篇之詩知皆正辭正情足以感發人所自有之正心若於本詩之外贅曰某國某人之所作又序其所以然

之故則誦詩者首見其國又見其人又見其故至於本詩將詩人不知所以然油然動於中發諸聲音自中自正渾渾融融無所不通之妙如雲翳日如塵積鑑矣而況於置諸首而謂之序邪故孔子不作序按少牢饋食禮言某妃則大夫妻亦稱妃凡民曰妃耦則士庶之妻通稱妃后妃之德蓋天下之通義也故鄉樂用之門弟子審知其旨毛公自言其學自子夏令周南多通言后妃召南亦泛言夫人大夫妻罕指

其人豈亦果有所自猶有聖人之微意邪若其置諸篇端又名曰序則大乖矣自邶以下多揣其人又乖矣至於曲推其意穿鑿其說如於關雎言哀窈窕無傷善之心詩中即無此情於殷其靁言勸以義詩中亦無此情於摽有梅言男女得以及時詩中何但無此情正言其不及時此類奚可殫舉東漢書謂衛宏作毛詩序夫不聞子夏為書而毛公始有傳衛宏又成其義而謂之序蓋子夏親近聖人無敢支離毛公

衛宏益差益遠使聖人大㫖沉没於雲氣塵埃之中吁其甚矣其有情文疑阻惟可作訓詁於後毛詩傳曰芼擇也其義未安禮云芼羮謂以菜為羮也又云芼之以蘋藻謂菜用蘋藻也然則芼之為菜也思得淑女左右共助以荇為菜謂熟之和之成為菜也

補音云芼多讀如邈未詳簡覵古用韻亦不拘拘反切況芼音之轉如邈敷補音云思服蒲北切一作匐又作犕士冠禮三加祝皆服與德叶秦泰山刻石賓

服與脩飭叶碣石刻石咸服與滅息叶詩一十有六無用令房六切一讀者簡竊意方言所至不同匐作蒲北切則可服作蒲北切則未安安知服非扶北切即與令房六切同毋令讀當亦有所自特微訛爾補音云右采此禮切荀卿賦篇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禮者與杜篤論都賦采與巳叶郭璞客傲采與裏叶陸雲贈顧尚書采與水叶瑟友羽軌切朋也史記龜策傳與之為友叶民衆咸喜易林坎

之乾孝友與興與起叶楚辭九章長友與有理叶漢天馬歌友與里叶崔駰達旨友與已叶按釆有此茍切友有云九切宜從兩讀例而詩用友韻凡十有一無作云九切者今定從一讀補音專於叶韻而於芼樂亦莫能通簡按詩固不能皆叶然歌詩之時樂之餘音亦頗叶芼音若芼樂二音皆舌居中則尤叶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

為絺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補音於喈喈引尚書大傳載樂曰舟張辟雝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太元樂首鐘鼓喈喈管絃嚌嚌或承之哀徐幹齊都賦喈喈與所奇叶陸雲贈鄭虔季喈喈與芳池叶說文以皆得聲漢蜀人趙賓好小數以為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顏師古曰荄音皆古荄與箕音同无斁弋灼切枚杈七發无

數與諾叶與石叶石常約切殷臣奇布賦無數與濯叶禮記作射古射亦弋灼切 婦人樂為絺綌尊敬師傅服澣濯念父母猗歟至哉此又道心即天地之心即鬼神之心即百聖之心道不離於日用惟無邪而已矣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葛葉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音釋文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謂延也則未安蕩曰覃及鬼方謂深及鬼方深

遠義通大田覃耜耜端有宛然中深之狀實覃實訏

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曰潭加水以别其字先

儒徒因葛推義糬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乎

爾雅謂覃延也爾雅固多差且如謂誥誓謹也愷悌

發也憯曾也振古也此其差之甚者鄭康成雖好述

古猶不能盡從然則爾雅不可盡信說文曰長味也

蓋本延義从鹵从𣆪鹵鹹省不思五味何獨鹹潤下

作鹹海深故鹹鹹有深下義𣆪即厚字有深厚之義

故集韻云楚人名深曰潭　按樓鑰云覃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延相被及說文長味也从卤从𣆪卤鹹省詩曰實覃實訏徒含切又篆文覃者潭說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為形聲如江河之从水而工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聲非有義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無深義葛之蔓延故施于中谷亦未為重複也覃耜之音剡疑是方言集韻以為利耜此以詩傳釋文為據如八月剥棗剥音普卜反荆公以為養老者剥棗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見羣兒相呼朴棗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更宜考之又按鑰集所載此條宛然中深之狀下尚有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有剡木為耜之義故以覃為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又轉音為剡又轉字為耜今正其字義平聲如字八句今本無之當是從樓說删定

按何人斯

我心易也韓詩作施于以知施音異其來久矣故釋文云以豉反灌木叢木爾雅云木族生為灌莫莫闊大之貌毛傳曰中谷谷中也濩煑之也精曰絺粗曰綌斁厭也爾雅釋詁云射厭也郭注云詩曰服之無斁疏云斁射音義同毛傳曰私燕服也害何也即曷也書曰時日害喪治亂謂之亂治擾謂之擾故治汙謂之汙疏云鄭以衣為公衣澣謂濯之耳言其功淺也以公對私為深淺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

于好薄猶畧也於師氏之前有肅敬之心欲畧汙澣頗有不敢之意故薄也毛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夫人善心即道心婦人志於女功躬節儉服澣濯念父母而歸寧方是心油然而興互見錯出無非神用何本何末而為詩序者判本末而裂之且曰則可以是詩初無是情不省詩情贅立已意使天下後世

平夷純正質直之心鑿而穿之支而離之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行如字京語頏與筐叶觥吉橫反補音姑黃切按原本姑誤如說文觥以黃得聲俗從光劉楨魯都賦觥與觴叶鄭氏引詩皆作觵痡音鋪補音永懷胡隈切釋名懷

回也張衡東京賦允懷與來摧叶漢房中歌懷與歸叶劉向九歎懷與頽叶左氏傳聲伯之歌曰懷與瑰歸叶揚子雲酒箴懷與危叶　毛詩傳曰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今俗謂頃為空謂覆而空之也故俗謂筐筥之極小者為空蓋以器小而難於取傾而出之可也以是得名歟集韻引說文畚䍤屬蒲器也或曰作畚音本䍤音瓶鄭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江東或呼

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陸璣疏云按原本脫此四字今補白華細莖蔓生可煑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呂氏曰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皆道路鹿鳴乃道義鹿鳴之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示我以周家所行爾七月遵彼微行謂桑下徑也小弁行有死人行道路也則周行為周通之路益明然自春秋傳襄十五年引此詩曰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此左氏釋詩誤爾而毛詩傳不詳攷遂因其誤謂周之列位左氏差誤亦多周世釋詩之誤者亦多不可盡信為毛詩序者因是又差其旨而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以婦人而干人主之職豈不大亂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卷耳之詩君夫人勞使人之歸也殊無輔君子求賢審官之情觀是詩究然有君夫人憂閔賢臣勞役於道路酌

金罍以勞其歸之情狀而諸儒終不敢謂實有其事不敢明言雖鄭康成詳於考禮亦不敢正言而曲其說蓋以聘禮使還無夫人饗按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以好禮聞固當饗其宗老師亥曰男女之饗是當時有男女相享之禮記云大饗廢夫人之禮是其未廢也本有夫人饗禮方周之初斯禮未廢故見諸詩與使臣之還君既饗勞之夫人又賞勞之於是序言使臣之勞役夫人憂閔之情夫人采采卷耳而不盈

傾筐以其憂思使臣之賢而令寘諸通道而遠役惟賢故使之惟賢故懷之君臣同體君夫人又同體故古者夫人有是禮亦有是情有情斯有禮禮無僞夫人思使臣升陟崔嵬之高謂踰山之道也馬亦勞苦而虺隤矣言我馬者親之如一家也姑且也我姑酌金罍之酒以勞之喜其既歸既見既勞不復永永憂懷矣今俗語有且喜之辭有且辦具少飲食以勞享之辭皆喜其遠歸之情狀毛詩傳曰寘置也陟升也

人君黄金罍疏云韓詩說天子罍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黄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葢刻為雲雷之象周禮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爾雅云山脊曰岡毛詩傳曰兀馬病則黄兕觥角爵也爾雅云兕似牛郭注云一角青色韓詩說觥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疏云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

言觥之所用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觩明爲罰而不犯然七月卒章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與此卷耳詩皆無爲罰之意得非周公作禮始定禮器以七升之觥爲罰爵與抑角爵之異稱與爾雅云土戴石爲砠郭注云土山上有石者而毛詩傳曰石山戴土曰砠差矣毛傳曰瘏病也痡亦病也云何者謂說何言則可

蓋閔之甚也卒於長吁無言以繼之猗歟至歟此憂閔其使臣之心非正心與正心非道心與即關雎葛覃之心葛覃卷耳當亦太姒之詩然觀詩者正不必推求其人三百篇中或誦或歌皆足以興起人之道心此孔子刪詩之大旨而人知此信此者亦寡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詩序差誤既多既甚理難盡信今觀是詩殊無后妃之狀惟言君子爾毛詩傳亦未嘗言后妃亦未嘗言不妒忌獨爲序者始立其説曰后妃不妒忌鄭箋又從而和之故諸儒從其後而不可告語矣學者觀書奚可雷同不復考察至是益信東漢書謂衛宏作毛詩序果明驗矣與毛公傳異而又差謬太甚是詩當曰君子逮下也毛傳曰木下曲曰樛（按今鄭箋本木誤作本）綏安也縈旋也爾雅釋木云下曲曰朻釋者引是詩樛

木為證蓋枓槮音義同陸璣云藟一名巨荒似燕薁亦延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作是詩者偶見槮木在其南故取以為喻不必遠言南土也鄭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按原本脫下故字今校補得纍而蔓之簡謂此喻君子禮賢下士故賢士之在下者由是而升大抵自賢滿假者多嚴厲虛懷下士者多樂易詩人於是讚其德曰樂哉君子又祝其福曰願君子常有福而安荒者蒙之徧也將者與之俱

也顧君子行履常與福俱也曰將順曰將迎皆與之俱也曰將持曰相將即次第皆與之俱也曰將軍者將軍衆而與之俱也能將其軍則其體大矣故主大義其轉音則子漾反只語音也止只之皆一音而記之者偶不同也只說文曰語已辭也嗚呼此逮下之心與夫詩人愛敬其君子贊之祝之之心皆道心而人往往多不信其為道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

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陸璣疏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兖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毛詩傳曰螽斯蚣蝑也疏曰此言螽斯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蜇螽蚣蝑舍人曰令所謂舂黍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按爾雅釋蟲蜇螽蜙蝑釋曰周南作螽

斯一名蚣蝑餘同詩疏然長而青長角長股作舂黍之狀作聲者乃間見不多舂黍殆非此螽斯也若蝗則多矣釋蟲土螽蠰谿者殆蝗邪蝗生子於土中釋曰土蟲一名蚝蜢今俗曰蚱蜢者即蝗也色或青或𧿒能跳能飛若旱乾蝗作不勝其多害稼甚平時蚱蜢在田間亦多於他蟲若稍多亦害稼蓋盛而為災則曰蝗不為災則曰蚱蜢蚱蜢亦多能飛羽謂羽多然則螽斯謂是爾詵詵言其多薨薨言其盛飛作聲

揖揖言其羽多相比密子孫多謂之宜子孫猶宜民宜人宜黍稷宜家振振肅敬振整也子孫多故曰振振音真者鄉音輕清與子孫長少次第循序或行或列如繩然蟄蟄盛而有聲也是詩以螽斯羽喻子孫衆多爾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妒忌惟序乃言不妒忌序所以必推原及於不妒忌者意謂止言子孫衆多則義味不深故推及之吁此正學者面牆之見不悟道不離於平常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以一

言蔽詩曰思無邪而已初無高奇幽深令子孫衆多如螽斯羽何邪之有振振繩繩何邪之有既無邪僻非道而何何必外求其義不妒忌雖為善而於螽斯之詩言之則為贅則為不知道於以驗衛宏之學又不逮毛公遠甚衛宏作序往往亦本毛義而又多置已意焉故益差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

于歸宜其家人

桃生榮夭好其華灼灼女之顏色似之之子女子也婦人謂嫁曰歸其居室家甚宜不必分男有室女有家也蕡者實之貌有子之象也其葉蓁蓁庶事咸宜之象也宜其家人一家之人咸宜之也相安也此夫婦和樂之正情也非邪僻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說以動歸妹也妹少女也雖說而非邪正心也道心也為序者不達是道必於詩外推及后妃所致又及不

妒忌不妒忌誠善而於桃夭之詩言之則爲贅則爲不知道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妒忌所致於以益驗序果衛宏所作　補音云其華芳無切郭璞云江東謂華爲敷陸德明亦云古讀華如敷易曰枯楊生敷老婦得其士夫記曰不當華而華楚大夫屈原九歌瑤華與離居叶漢齋房樂章華與都叶揚子反騷重華與蒼梧叶光武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隂麗華急就章芫華與藜蘆叶易林云桃夭少華季女

宜家君子樂滑長利止居家公胡切左氏傳伯姬之占曰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虞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屈原楚辭厥家與封狐叶戰國策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又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揚子雲酒箴家與乎協龜策傳漁者幾何家誰名為豫且或曰家本音姑為阿家家即姑也未詳按華有胡瓜切家有居牙切宜從有兩讀例而詩八用華韻七用家韻

無叶此二音者今定從一讀且子余切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傳曰肅肅敬也兎罝兎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爾雅云干扞也孫炎云干盾自蔽扞鄭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爾雅云兎罟謂之罝李廵曰兎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爾雅釋宫云樴謂之杙郭注

云橜也是詩疏云此丁丁連椓之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爾雅釋宫云九逵謂之逵此逵山林中九逵之徑爾仇疑逑字之差闗雎云君子好逑此言兎罝者之賢公侯之所好所逑也施謂張施其罟中逵逵中也中林林中也周德化之盛至於兎罝之武夫赳赳肅肅德容如此可以為公侯禦難衛民如干如城公侯之好逑所信任如腹如心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於是乎驗此乃大王王季文王積德於上大任大

姒以協德於中武王十亂輔德於後所致而序惟言后妃之化則偏矣毛傳未嘗言后妃之化獨序有是說則序為衛宏所作益明簡詠誦兔罝之詩不覺起敬起慕莊肅子諒之心油然而生不知所以始亦不知所以終道心融融此人心所同千古所同天地四時之所同鬼神之所同　補音云好仇渠之切漢趙王之歌曰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絶理兮託天報仇史記龜策傳囚而辱之王難遣之江河必怒務求

報仇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人感於物而為言為音無非道者惟流而入於邪則昏則迷芣苢無邪之詩也無邪則無往而非道先儒不知道顧於坦夷無說之中外起意說必推及於后妃之和平和平則婦人樂有子雖非邪言實失本旨

芣苢雖曰車前所治難産遂謂婦人采之此容或有之又安知芣苢無他治及他用乎殆不可必言婦人也薄猶畧也言語助之辭也薄言有優悠不迫之意掇取之易也易曰患至掇也毛詩傳曰拾也即掐也以爪掐取之易也捋則一握所取多也爾雅釋器云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蓋扱衽而扱之於帶也汾沮洳言采其藚孔疏引陸璣疏云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據此則芣

苢亦可食矣釋草云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郭注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陸璣疏云車前一名當道令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按原本作誤作其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賫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然周亦西戎之地二說不同當兩存之以俟後人然孔子所取是詩之大旨

則不在是孔子所取取其無邪無邪即道道心庸常無可言者正不必於詩外求說且采采芣苢之時何說之可言掇捋袺襭之時何說之可言孔子曰予欲無言正以明道無俟乎言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非謂民無此道也民日用此道而自不知故鮮德其實庸常日用皆道學者迷焉故必求說索意　襭或作擷

補音有羽軌切說文痏涓鮪皆以有得聲史記封禪

頌有與祉叶䶨筴傳有與紀叶司馬相如叙傳有與

始叶班固西都賦有與里叶傳毅洛都賦有與時叶

按采有此苟切有有云九切宜從兩讀例而詩十用

有韻無作云九切者今定從一讀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

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

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不敢犯禮之心即正心亦道心亦天地鬼神之心彼不知道者必以為粗近之心非精微之心吾則曰此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此者奚止千無一萬無一無惑乎為序者不足於此而推於文王也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是其為言非不善惟不明乎道

不明乎是詩之道心而贅為說焉則亦足以亂人之道心故不可用知夫關雎太姒之詩而不言太姒惟曰后妃之德則漢廣不必推文王矣毛傳曰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疏云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爾雅釋水云潛行為泳郭注云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毛傳曰永長方泭爾雅釋言云舫泭也郭注云水中簰筏孫炎云水中為桴筏也

方言云泭謂之䈢䈢謂之筏爾雅釋引此漢廣不可方思以釋舫泭論語云乘桴浮於海注云編竹木大曰筏小曰桴是也舫方泭桴音義同釋言又云舫舟也郭注云並兩船釋水云大夫方舟然則舫方雖通用而有或舟或筏之不同江既湍急深險而又永長不可方筏喬木不可休息江漢不可泳皆以喻女之貞潔不可遽然不以禮而求刈楚刈蔞以秣馬駒是退而以禮求之也遊或作游錯雜也於雜薪之中

而刈其楚楚者毛傳曰蔞草中之翹翹然疏引爾雅釋草購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按原本下蔞字脫）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毛傳曰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疏曰庾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秣馬及駒將以親迎歟　補音云泳于誑切

郭璞江賦紫菜熒曄以蔽被綠苔鬖髿乎研上帆蒙籠以蓋嶼萍實出而漂泳正用此讀方甫妄切爾雅舫泭也疏云水中為泭筏也漢廣不可方思舫方同馬滿補切秦瑯琊刻石澤及牛馬索隱音姥漢書僕射莽何羅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通合侯馬通令言莽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顏師古莽莫戶切案必易馬為莽者以馬與莽皆滿補切左氏傳辛廖之占曰震為土車從馬又童謠曰鴝鵒之羽公在

外野往饋之馬屈原離騷經登閬風而紲馬與哀高
邱之無女叶韻九歌縶四馬與擊鳴鼓叶韻漢樂章
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野上與切其蔞一讀
力俱切一讀力矦切其駒一讀居矦切易林蹇之豫
曰川深難遊水為我憂多虛少實命鹿為駒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墳伐
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
如燬父母孔邇

爾雅釋水云漢為潛江為沱汝為濆郭注引詩曰遵彼汝濆大水溢出别為小水之名然則毛詩作墳殆字誤與爾雅古書春秋元命苞云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何則爾雅乃孔子以前之書當以爾雅為正爾雅他文雖有可疑而此汝濆辭旨重複明著而毛詩别無明證毛傳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孔甚邇

近也揚子方言云悼惄悴愁傷也自關而東汝頴陳楚之間通語也汝謂之惄秦謂之悼云云又云憂也悵也婦人敬其夫曰君子夫遠役未歸其妻伐薪於汝濆之側思念其夫惄焉如朝飢勞心甚則氣虛如飢雖食難飽雖暫飽旋飢此勞心甚者之疾狀諸儒咸以調為朝蓋本朝字一訛而為輖再訛而為調與今當音朝釋文音周未安蓋因别本作輖輖亦無義不悟其訛也既見君子其夫婦既見則曰不我遐棄

敘情相悅之辭也曰令不遠棄我矣君子勞苦顏色瘦病如魚勞尾赤所以然者紂在上王室如火燬暴亂不得寧也雖則如燬而父母甚近意恐其夫或憚其勞苦或怠或逃懼將得罪累及父母也是詩憂念其君子之心憂累及父母之心勉君子以正之心即道心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是序雖足以見當時事情而首言道化於以知為序者不知是詩之道

而外求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麟字趾字下皆遺

慈湖詩傳卷二

宋 楊簡 撰

名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孔子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人知夫婦之即天地則一而不二正而不邪化生而無為為序者不明乎道

故不足於此詩而於詩外起說曰夫人之德也德如鳲鳩又及於國君積行累功如此爲周南召南而欲不正牆面不可得矣爾雅釋鳥云鳲鳩鴶鵴郭云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鴶鵴者乃居鵲巢是爲鴝鵒魯昭公三十五年鴝鵒來巢而公如乾侯終於乾侯此亦假他巢之應也故文成之世已有童謡曰鴝鵒跦跦公在乾侯𢇍引鴝鵒亦鴶鵴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云鴶鵴方言云戴勝令審究戴

勝首有竦毛鶡鴠亦有之而鶡鴠身色黑戴勝身色毨而稍長大豈坤蒼玄之未審與布穀一名穫穀其音渾然鶡鴠其音亟然穫穀色毨頸有斑者李氏亦以鳲鳩為鶡鴠按樓鑰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玄之當如此詳審鳲鳩之為鸜鵒甚明浙人呼為八哥兒川人呼為阿八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班鳩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為巢戴勝首有竦毛向後鶡鴠竦毛直上又自不同鳲鳩之刺不一正所謂鶡鴠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歐公言拙鳩亟然不如此乃鶡鴠呂氏具載皆未當也毛詩傳曰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疏云書序云武王戎車

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故稱兩鄭箋云御迎也毛傳云將送也方有之也盈滿也子貢方人謂比方人物也此娣姪相比故云方歟婦人謂嫁曰歸成之成其禮歟觀是詩惟言婚姻夫婦之禮鳩居鵲巢如婦來居夫室不必推言均一之德毛傳惟言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不言鳲鳩均一之德獨衛宏之序與鄭康成之箋言之鳲鳩誠有均一之德其在此詩則或可畧言不可專言蓋此

賈氏曰辨號名者此師以門名已下是也○黄氏曰號名為夜事今軍夜有號康成以為徽識被之以備死事夫徽識綴於膊上夜事將何以辨

鄭鍔曰帥為六軍之帥○鄭康成曰謂軍將及師帥至於伍長公邑閒田謂之縣小都謂之鄙○鄭康成曰謂縣正鄙師至鄰長大夫謂之家○鄭康成曰謂食采地者之臣鄉謂六鄉○鄭康成曰謂州長至比長野六遂也○鄭康成曰謂公邑大夫或以門或以號或以邑或各以其名皆有一定之稱為主將者名號若此為卒伍者從而

稱之耳聞而心知心存而意屬暮夜之間亦識所從矣帥以門名○黄氏曰帥皆卿也王城十二門自國中以達于郊分為鄉六鄉治之是則一鄉二門故以門為號所引東門襄仲桐門右師皆是也○易氏曰以所居門名之見乎日統御之方蓋門者人之所由以出入帥者人所由以進退取象猶門也縣與鄙一為天子之吏一為公卿王子弟故各以其名所以別異其為某縣某鄙之人大夫用號者則為美稱也鄭謂公卿大夫其身在朝其臣在采地若公山弗擾之類是以家號為名也○項氏曰若費若成○易氏曰以見

平日訓治之素六鄉有六州長鄉之軍法至州而成故以其州之名名之言其州之師也○鄭康成曰鄉則南鄉甄東鄉為人是也○賈氏曰甄為人皆當時姓名六遂於鄉長言邑中之政於里宰言掌比其邑之衆寡於遂大夫言凡為邑者此六遂為邑之證也故言其邑之師○黄氏曰縣鄙遂兵州六鄉餘兵居四郊者比閭族黨州猶鄉法也獨不為鄉耳故稱州焉甸稍縣都皆野也甸以縣鄙見稍以家見稍不為家縣都不為鄙則亦為邑天子使吏治之而

通稱為野王畿之兵盡在此矣都鄙自有主者○鄭康成曰百官以其職從王者○黄氏曰百官有軍事在軍者各象其事以為號名○鄭康成曰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謹於夜於是主别其部職

愚按茇舍之教乃下寨法專以辨軍之夜事葢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也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徽之則所見必眛於是專以號名為尚而號

嘤於逕反趯託歷反降補音胡攻切孟子曰降水者洪水也楚辭四用降韻徐邈皆胡攻切揚子雲河東賦下降與豐隆叶馬融笛賦五降與八風叶阮籍寄懷詩降與雄叶韓愈劉統軍碑詞琳後來降公不有功惙張劣反 爾雅釋蟲云阜螽蠜草螽負蠜郭注引此詩趯趯阜螽以釋阜螽蠜嘤嘤草蟲以釋草蟲負蠜爾雅釋草蟲一名負蠜一名常羊郭注同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按原本茅誤作毛

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令人謂蝗子為螽子兖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蔡邕云螽蝗也蝗即蝩蝑詳釋見螽斯篇草蟲名負蠜則草蟲與蠜聚相從歟以是為名覩是詩首章相從之狀則與爾雅負蠜之名符合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以喻夫婦之道君子謂夫也夫久於外而未歸其妻念之深至於憂心忡忡惙惙至於傷悲及其歸而既見既覯我心則降下安止則說樂則夷平覯者覯遇明著夫婦之道而聖人取

焉者婦隨而不倡樂而不淫正而非邪即鵲巢之道歸妹之義天地陰陽之和衛宏不明乎道故於詩外起説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本詩初無自防之情又何以知其非士妻穿鑿害道無乃太甚乎爾雅釋草云蕨虌郭云江西謂之虌按今鄭箋本作鼈毛詩傳曰薇菜也疏引陸璣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羮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而爾雅云薇垂水郭云生於水邊釋不引陸璣

疏云豈有兩種邪豈亦生於山作爾雅釋草者不盡知邪於采蕨采薇之時而思其夫故云

于以采蘋南澗之濵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名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名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名伯所說

補音伐一讀扶廢切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考工記以象伐也劉昌宗皆讀扶廢切柳下妻誄惠曰夫子之不伐兮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徐幹西征賦西伐與舊制叶左思魏都賦伐與制叶一讀蒲撥切字本作犮開元五經文字犮音跋大走貌詩勿翦勿伐或作跋茇一讀蒲昧切周官中夏教茇舍鄭注云茇讀如萊沛之沛敗蒲昧切荀卿賦篇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賈誼鵩賦

亦與世叶東方朔七諫滅敗與留滯叶漢書叙傳敗與制叶卻正釋譏敗與乂叶　范氏曰蔽芾盛也毛詩傳曰甘棠杜也憩息也説舍也鄭箋云茇草舍也名伯止舍棠下國人被其德思其人敬其樹爾雅釋木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棠然四明山之東有杜而白地名曰杜則赤棠白棠皆可以言杜而白者非杜之常歟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甘棠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

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杕杜傳曰杜赤棠是也周禮仲夏教芟舍注曰舍草止也拜伐而倒之如拜也説本或作税此愛敬賢德之心忠厚之心乃油然發於中曰勿翦勿伐勿敗勿拜不勉不强豈非道心為序者未明乎道乃外求其義曰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美召伯也名伯誠可美而是詩念賢感德不已乃國人之道心不明本詩之道心而徒求外説如此為周南召南豈不面牆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夜補音允具切原本脱此六字宋玉招魂娛酒不廢沉日夜蘭膏明滅華鐙錯陸雲歳暮賦夜與暮叶又張二侯頌夜與故叶易林被髮長夜與誤叶五日六夜與暮叶明月照夜與故叶獨宿憎夜與故叶晨夜與露叶

訟太元從首從不淑禍不可訟也從黴黴後得功也
摯虞愍懷太子文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令爾之負抱
冤於東潘岳關中詩訟與空叶易林井之益訟與功
叶　此貞女不可干犯之正心即道心而序曰名伯
聽訟也又失之矣名南之境有此貞女爾是訟亦必
名伯所聽也名伯賢明必不置貞女於獄序又曰衰
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序意惟歸於教終不省是詩明敘貞女終不從於非

禮之心是謂正心即聖賢之心可以通天地感鬼神
感動萬世之心孔子所取者在此為序者面牆無覿
有道而莫之見故旁推外索此學者不知道之通患
夙早也早行多露夜行亦多露豈不可以夙夜而行
謂夫行則多露也故不行露如非禮之汙我女速我
獄往往或者疑我已從女女已有家也不知我實未
嘗為女所汙也故雀穿我屋疑雀有角不知雀實無
角也又喻鼠穿墉疑於有牙而實無牙女雖强汙我

終不從女也室家不足者終不與女為室家也毛傳曰厭浥濕意也爾雅釋宫云牆謂之墉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補音皮蒲禾切說文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白褒魯國記曰陳子游為魯相蕃子也國人為諱改番曰皮案國人所以諱者以番與蕃字形相類所以改番為

皮者以番與皮同蒲禾切左氏華元謂役者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者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紽徒何反

羔羊之裘委蛇之容道心和融百聖所同毛傳曰小曰羔大曰羊古者素絲以英裘大夫羔裘以居疏用羔羊之皮以為裘縫殺得制素絲為英飾其紽數有五爾雅釋訓曰緎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緎之為界域詩疏云五緎既為縫則五紽五總亦為縫也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織素絲為組紃以英

飾裘之縫中若爲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疏所謂視見其五者謂兩袖各二及前襟一縫歟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委蛇者行步委曲如蛇也釋文作蛇因韓詩作逶迤遂以毛詩爲非而轉音之蛇音移蓋陸德明好異之過況蛇與紽協韻若音移則不協委蛇者徐行委曲之狀相者有曰鵝行鴨步爲貴人相鵝鴨行亦委曲蛇行亦委曲補音蛇唐何切易林長尾蝼

蛇畫地為河揚子雲反離騷委蛇與九歌叶張衡西京賦蛇與娥叶郭璞流沙賛委蛇與餘波叶東方朔詩蛇與揆叶毛氏此義與君子偕老委蛇之義同釋文又云沈讀作委委蛇蛇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名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比德羔羊容或有之而詩旨不甚明著惟見舒遲雍容雖無義之可尋而庸常即道無邪即道故曰中庸又曰王道平平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學者率舍常而求奇舍近而求遠故日用其道而不自知文王之化鵲巢之功豈曰無之惟不明是詩之道而旁求外取為害道爾毛傳亦無序意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閔其君子勤勞之心自是正心道心衛宏强起其說

曰勸以義詩中無此情也毛公亦未嘗有此義雷方動雨將至君子亟行莫敢少止急趨期會異於平時故曰何此言違莫敢或遑也振振歎美其君子愛之故美之歸哉歸哉臨違告以訖事早歸此人之常情常言鄭康成因序曰勸以義遂曲說求合乎序曰君子為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詩旨人情斷斷乎無此蓋因夫衛宏不知庸常無邪之即道故穿鑿其義鄭不知漢史衛宏作序之實

以爲毛公之前已有序曰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意謂古作而不敢違故曲就其說亦鄭不知道與序同又鄭不善於文又好穿鑿故也又諸儒多以靁生義亦鑿非詩人本情振振肅敬之容螽斯云子孫振振麟之趾云振振公子皆言肅敬鄉音之輕清者爲真毛傳謂振振信厚其義未安山南曰陽殷陸音隱未安隱音之輕清則爲殷本詩方音則然何必改讀義則隱爾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補音昴力求反毛鄭義皆作留說文以丣得聲集韻音留正引此詩漢志二十八舍亦作留言陽氣之稽

留也　星有大小此獨言小者妾自比其微也嘒微
小貌三五與小星連文謂小星或三或五三非謂心
五非謂柳也毛傳謂三心五噣四時更見其義未安
在東乃宵征時所見小星三五在東因以自況在東
亦衆妾在旁之象若在南正有夫人之象後章維參
與昴文不連則別起意參昴皆有大星亦皆有小星
此則明指參昴大小不齊大如夫人小如衆妾命寔
不同是詩言肅肅宵征則不敢不敬宵征夜行也妾

賤往進御於君也夙夜奉公事不敢不勤裯單衣也抱衾與裯以進御故也雖賤雖勞而心安於命知有貴賤而自安於賤者正也夫正一而已矣在妾則賤則勞在夫人則貴則佚一也一者道也惟知是道故賤安於賤而不僭貴不驕於貴而能逮下序曰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然不首明妾安於命之正亦微差矣猶如也不猶者已之命不如夫人之命也

寔是也韓詩作實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汜音祀補音養里切爾雅釋水決復入為汜汜已也如出有所為畢已復還而入也楚詞天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按原本脫楚詞以下二十字據韻補補入說文汜從水巳聲詩江有汜又曰洍從水𦣞聲詩江有

洍徐鍇曰汜洍音義同集韻皆養里切𥳑彂祀祥里切其義則巳後人欲别其為水故讀作祀𢿱集韻於汜洍又並音祀象齒切亦皆以此詩為證按此段音釋下應有

詩解大典原本恐有脱簡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襛奴容反棣徒帝反華音敷下同說見桃夭補音車斤於切劉熙釋名車古者音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式遮切韋昭謂從漢始有居音引易載鬼一車詩王姬之車為證不知華本音敷而車與塗孤叶用尤顯然見其為居其論疏矣簡謂居有姬音乃姑慈

切則車亦有此音今方言有之而士大夫則必斤於切　是詩言王姬下嫁親迎盛禮車從肅雝詩人又知王姬文王之孫迎者齊侯之子有懷德之心有敬貴之心雖不指言德行然而無邪也無邪即道即德衞宏未明乎道意二南之詩必有德義可言故穿鑿曲推肅雝為王姬之德夫車行和緩已有肅敬之狀刿從者咸肅敬乎詩明言王姬之車而序以為王姬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鄭箋又釋之為往謂王姬往車

鄭既不達於文衞鄭皆又不知道穿鑿可笑如此言

詩適以病詩如此為周南名南其亦正牆面而已矣

毛傳曰襛猶戎戎也唐棣移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

之子伊維緡綸也爾雅釋木云唐棣移郭注云似白

楊陸璣云薁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其華或白

或赤本作郁李許慎曰白棣也華如李而小如櫻桃

又有赤棣子如郁李而小何彼襛威乎其華如唐棣

也豈不肅雝乎王姬之車也然則唐棣之華肅雝皆

言王姬車從之儀也初章唐棣之華言車從儀物則次章言華如桃李亦謂車從儀物可知矣平王猶言寧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其釣維何必以絲為緡而後可以喻齊侯之子所以獲迎王姬者備諸禮節而後可也韓詩禯作莪補音孫須倫切荀卿書注云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録故以荀卿為孫卿五子之歌孫與君叶揚子雲元后誄孫與新叶馬融笛賦孫與聲叶崔

駰戮銘孫與臻叶漢書叙傳孫與瀕叶又與信叶師古信合韻音新案荀與孫古既皆音詢俱為嫌名劉向獨諱荀而不諱孫者漢雖不諱嫌名如以雉為野雞不諱治國之治然偏傍之同者已或諱之不能盡如三代之時矣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爾雅釋草云葭蘆郭云葦也毛詩傳云茁出也葭蘆

也蓬草名也豕牝曰豝騶虞義獸白虎黒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陸璣云騶虞白虎黒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云猪生子常多故别其少者之名彼葭蓬始生茁然之時於是春田有五豝聚焉而射者一發之有五豵聚焉而射者一發之是時獲騶虞瑞獸焉咸歎詠之故曰于嗟乎騶虞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

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毛傳未嘗言如惟曰有至信之德則應之以明獲騶虞也首言鵲巢之應也豈毛公本說若是而衛宏繼以推廣之說而始曰仁如騶虞歟豈文王德化若是其盛而不足以致騶虞乎豈以簡策無他證疑而不信歟本詩無如義而宏立說曰如無乃不可乎宏為序差失至多騶虞之差正與麟之趾同